

罗斌冰 著

以虚养心，以德养身；以仁养天下万物，以道养天下万世。



李叔同

Li shutong

大家精要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李叔同

罗斌冰 著

大家精要

Li shutong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图书代号: SK16N148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叔同/罗斌冰著. —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7.1

(大家精要)

ISBN 978-7-5613-8828-0

I. ①李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李叔同(1880—1942)—传记 IV. ①B949.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21631号

李叔同 LI SHUTONG

罗斌冰 著

责任编辑 王西莹 陈柳冬雪

封面设计 张潇伊

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(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)

网 址 <http://www.snupg.com>

印 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60mm×980mm 1/16

印 张 10

字 数 100千
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13-8828-0

定 价 20.00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,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话: (029) 85303879 传真: (029) 85307864 85303629

序

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，是中国近百年来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，他擅书法、工诗词、通丹青、达音律、精金石、善演艺，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，其品行成就令人高山仰止。

他是中国现代书法第一人，把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致，朴拙圆满，浑然天成。

他是中国话剧第一人，在话剧的布景设计、化妆、服装、道具、灯光等许多艺术方面，更是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启蒙作用。

他是中国裸体写生教学第一人，最早将西洋绘画思想引进到中国，是中国广告画、中国油画和木刻的先驱者。

他是中国用五线谱作曲第一人，是作词、作曲的大家，也是中国最早从事乐歌创作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深远影响的人。

他的篆刻独树一帜，至今仍为诸多学习者膜拜。他“二十文章惊海内”，他的诗词对联在中国文学史上自成一格。他的各类作品很多风靡至今，成为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。

他还是杰出的教育家，培养出了丰子恺、潘天寿、刘质平、吴梦非等一批负有盛名的艺术大家。

他就是李叔同，但最后他却叫弘一法师，是真正能将绚丽至极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。自出家始，苦心向佛，过午不食，

精研律学，二十六年只一领衲衣，青灰相间，补丁二百二十四处，被后代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。他潜心修为，并把他的学佛心得整理、修订，以大才子、大学者与大艺术家的俗世修为向世人揭示佛门的真谛。他的讲演稿与辑录的处世格言，被梁实秋、林语堂等文化巨擘评价为“一字千金，值得所有人慢慢阅读、体味，用一生的时间慢慢领悟”。

如此华美人生，却是如此平静佛心，超然物外。李叔同，我们永恒的弘一大师，把一生修为的盛德淡然在菩提树下。我们可以看见弘一大师涅槃相：大慈悲，自在菩萨。

目 录

序 / 001

第1章 翩翩少年成长路 / 003

一、家有贤达义善父 / 003

二、唯母是慈兄当父 / 007

三、贯学博才少年时 / 014

第2章 破碎河山谁收拾 / 021

一、二十文章惊海内 / 021

二、大举图张公学后 / 027

三、为谁惆怅为谁颦 / 034

四、治学兴国涉东瀛 / 038

第3章 一花一草孤芳洁 / 049

一、桃李不言画春秋 / 049

二、西子湖畔写因缘 / 070

三、恭心明志书淡泊 / 080

四、天水宁静以致远 / 086

第4章 自律自达亦自善 / 095

一、苦界梵行无虚浮 / 095

二、广善济世护生画 / 101

三、无上清凉重晚晴 / 106

四、地藏真子南山孤 / 112

第5章 我心明月澄皎洁 / 122

一、念佛救国慈悲心 / 122

二、若欲了时无了时 / 130

三、悲欣交集大觉悟 / 141

附录

年谱 / 151

主要著作 / 153

序

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，是中国近百年来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，他擅书法、工诗词、通丹青、达音律、精金石、善演艺，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，其品行成就令人高山仰止。

他是中国现代书法第一人，把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致，朴拙圆满，浑然天成。

他是中国话剧第一人，在话剧的布景设计、化妆、服装、道具、灯光等许多艺术方面，更是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启蒙作用。

他是中国裸体写生教学第一人，最早将西洋绘画思想引进到中国，是中国广告画、中国油画和木刻的先驱者。

他是中国用五线谱作曲第一人，是作词、作曲的大家，也是中国最早从事乐歌创作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深远影响的人。

他的篆刻独树一帜，至今仍为诸多学习者膜拜。他“二十文章惊海内”，他的诗词对联在中国文学史上自成一格。他的各类作品很多风靡至今，成为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。

他还是杰出的教育家，培养出了丰子恺、潘天寿、刘质平、吴梦非等一批负有盛名的艺术大家。

他就是李叔同，但最后他却叫弘一法师，是真正能将绚丽至极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。自出家始，苦心向佛，过午不食，

精研律学，二十六年只一领衲衣，青灰相间，补丁二百二十四处，被后代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。他潜心修为，并把他的学佛心得整理、修订，以大才子、大学者与大艺术家的俗世修为向世人揭示佛门的真谛。他的讲演稿与辑录的处世格言，被梁实秋、林语堂等文化巨擘评价为“一字千金，值得所有人慢慢阅读、体味，用一生的时间慢慢领悟”。

如此华美人生，却是如此平静佛心，超然物外。李叔同，我们永恒的弘一大师，把一生修为的盛德淡然在菩提树下。我们可以看见弘一大师涅槃相：大慈悲，自在菩萨。

第1章

翩翩少年成长路

一、家有贤达义善父

桐达李家

李叔同，又名李息霜、李岸、李良，谱名文涛，幼名成蹊，学名广侯，字息霜，别号漱筒；后剃度为僧，法名演音，号弘一，晚号晚晴老人。清光绪六年农历九月二十日辰时（1880年10月23日）生于天津“桐达李家”。

李叔同祖父李悦原籍为浙江嘉兴平湖，寄籍天津，经营盐业与银钱业，到李叔同父亲李世珍时期，家族富裕有余。李世珍晚年离官经商后，李家更是有大兴盐店、钱铺等，“桐达”便是李家十分有名的钱铺之一。时人与后人便以“桐达李家”称谓李世珍家族。

李世珍，字筱楼，32岁中举人，53岁与李鸿章同科中进士，两人友谊非比寻常，以至于其歿时，时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李鸿章亲临主丧。“桐达李家”在筱楼公主持下，鼎盛倾城。

筱楼公仕途虽晚，但颇尽人意，曾主事吏部，达吏部尚书之职。筱楼公自幼善读圣贤之书，又教过私塾，一直以来便谨

以达济之心，期冀成为一代贤达名臣。但是，当时清廷刚刚平息太平天国运动，各方势力倾轧争斗，以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等为首的中兴名臣之争，再加以守旧势力的僚斗，筱楼公只能在权力之中独善其身。最终，筱楼公选择了辞官还乡，经营家族商业。

筱楼公虽不在官位，但毕竟是进士出身，再加上在籍主事的身份，不仅直接帮助了他的盐商生涯，更使其在家乡获得了巨大的威望，不久，筱楼公便富甲津门。

不能为官达济天下，那么独善其身亦能广慈世人。这是中国历来真正读书人的心思，同样也是筱楼公一生的愿望。因此，筱楼公的晚年除了经商，主要精力便放在了慈善事业上。他设义塾，广泛育人，并设创“备济社”专事抚恤贫寒孤寡，施舍衣食棺木。每到秋末冬初，他便派人到附近各乡村了解贫苦人家情形。筱楼公采取票据支付法，先付票据，年关时凭票按人口多寡酌情施舍衣食，使得大量贫寒者得以生计。筱楼公还设有存育所，每年冬季收养来往乞丐，使他们不挨饥受冻。这样的善义施为，每年都要斥资千万，而筱楼公却从不吝啬。适时，津人皆颂筱楼公为李善人。

当李叔同出家成为弘一法师后，他回忆幼年时这样说道：“年幼无知，事不足言。唯我父乐善好施之行，颇堪风世励俗，差足传述，而与余幼年之生活，亦有密切之关系也。”叔同幼时，必置一小碟姜，便是效仿筱楼公不撤姜食之义。

老年得子

然而作为一方大善人的筱楼公依然有所不足。偌大的李家，功成名就，却是子嗣单薄。筱楼公本已是单传，他的长子文锦未及中年便告早逝，次子文熙又多病。于香火之虑，筱楼公再娶李叔同生母王氏。

或者是大善必有大福泽。民间相传，农历九月十九为观音菩萨的诞辰。1880年农历九月二十日，观音菩萨诞辰次日辰

时，李叔同降生在李家老宅。时值筱楼公 68 岁，王氏 19 岁。后来据李叔同回忆，若其长兄于世，便要长其近 50 岁。

海河是中国华北地区主要的大河之一，地跨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南、辽宁、内蒙古八省市，由北运河、永定河、大清河、子牙河、南运河五条河流自北、西、南三面汇流至天津而聚。李家老宅——海河东岸的地藏庵前陆家胡同二号，便在离三岔河与北运河的交汇处不远，是一所坐北朝南的老式三合院，庭院深深，梅影斜疏。李叔同诞生于此的时候，尽管冬至萧然，筱楼公却大感慰藉。老年得子，善莫大焉矣。筱楼公给幼子取名成蹊，字叔同，昵唤三郎。而正是这个晚年所得的幼子，日后会以其艺术上的卓越天赋和成就震惊世人，却又在风华盛年皈依三宝，成为世人景仰的一代佛门龙象。

李叔同诞生日，不少捕者拿着鱼虾踵门央求筱楼公购买放生，当时情形如同鱼虾集市，多至拥挤，水流成渠。筱楼公尽数买下放生，同时还放鸟甚多。李叔同诞生时，恰逢喜鹊落庭，衔来松枝。此松枝始终被视为佛赐善根，传言李叔同终身携带在身边。当然至叔同大慈善为弘一法师圆寂时，帐前挂枝不过为一普通龙眼树枝，但此间民意往善从善之说大快人心，是善之大福泽的一个公案。筱楼公生前，每逢叔同生日，必大举放生。

李叔同三四岁时，筱楼公购买了一处更为宽敞的宅第，位于老宅后墙的山西会馆南路西大门（今粮店后街 60 号）。这是一座方方正正的“田”字形中式传统大府宅，共有四个院落四十余间房。正房在西侧，东边临街的正门门楣上挂着一块醒目的“进士第”匾额，过道里则悬着一块“文元”的横匾，气派非凡。依照当时富贵人家流行的时尚，院落中央还依西洋建筑的式样建了一座小洋房。小洋房的边上，用竹篱围成一个小花园，取名“意园”。

李叔同的童年岁月，最初是甜蜜和惬意的。在《忆儿时》这首歌里，他写下了对童年的印象：

春去秋来，岁月如流，游子伤漂泊。

回忆儿时，家居嬉戏，光景宛如昨。

茅屋三椽，老梅一树，树底迷藏捉。

高枝啼鸟，小川游鱼，曾把闲情托。

儿时欢乐，斯乐不可作，

儿时欢乐，斯乐不可作。

亲近佛法

筱楼公素习儒家性理，尤精于阳明之学。其饮食起居，都以《论语·乡党》篇作为准则，从不违反，至筱楼公歿后数年，李家家规家风依然，无人违之。有一次，叔同坐在桌前吃饭，桌椅摆放有些偏斜，王氏即刻教训道：“席不正不坐。”这种从小培养的严谨的行为规范，对李叔同后来做人做事皆十分认真是至关重要的。丰子恺曾这样评价：“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，又变为教师，三变而为道人，四变而为和尚。每做一种人，都做得十分像样。”

随着年岁向暮，筱楼公对生命与世间之无常感受日深，于是便渐渐痴心于佛教，喜读内典而尤好禅宗。举家新迁后不久，筱楼公便因患病病久治难愈而自知不起，连日延请高僧诵经念佛，一心静聆梵音，不再以世事为念，连一向挂记疼爱的叔同也难得见上一面。在木鱼瓦磬相伴的诵念声中，筱楼公平静地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程。约五十年后，李叔同回想起父亲时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：舍报之时，安详迁化，如入正定，盖亦季世所稀有矣！

坦然面对生死，这是李叔同已经成为弘一法师后的彻悟。虽然直至叔同39岁出家之前，他对于宗教并没有多少深入的了解，但宗教在他早年的生活里，却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。1932年夏，为纪念父亲筱楼公一百二十周年诞辰，弘一法师曾书写筱楼公遗作二联赠学生刘质平：事能知足心常惬，人到无求品自高。今日方知心是佛，前生安见我非僧。

筱楼公歿后，灵柩停宅七日，每日延僧诵经，并行“焰

口”之仪。李叔同当时不过5岁，刚习书法临帖颜、柳，尚不能真切领会死亡的意味，但焰口施食的法事却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。那时的叔同不知什么是冥界，也不能完全明白生与死的意义。而面对闪动的烛火、游走的青烟，还有众僧的吟诵伴随着铃鐃钟鼓，小小叔同的悲哀之心渐渐被对宗教的神秘好奇感所取代。这是一种说不清、道不明的力量，洒向天空的净水、父亲临终的脸，仿佛是注定的因缘要牵引他，以至于此后的很多年里，他爱上了一种僧人做法事的游戏。叔同带着他的子侄及小伙伴们乐此不疲地玩着同一种游戏，他做的便是大和尚。

由于筱楼公的缘故，李家一直保持着信佛、供佛、亲近佛法的习惯，家中时常会请僧人来诵经念佛，拜忏祈禳。李叔同生母的女仆与叔同最为亲近，她带他上街游耍时，经常顺便带他到附近的一座地藏庵里去看僧人们的种种法事。叔同八九岁时，到普陀山出家的王孝廉返居天津的无量庵后，叔同早寡的大侄媳（即长兄文锦的儿媳）常从之学“往生咒”“大悲咒”等通行的佛教秘咒，叔同也时常跟着在一旁听习，不久即能背诵。

李叔同好奇的还有僧侣的服饰、神情和行为举止。他们须发俱净，神色肃穆，着宽松的僧衣和拈着神秘的念珠诵经时，盘腿而坐，闭目轻语，其中还间杂着木鱼与瓦磬的敲击，诵文时节奏缓稳，单调却安适悠扬。叔同虽不能理解经文的意义与功用，却被那怪异而神秘的音节所深深吸引。清苦寂寞的僧侣生活在此时的李叔同眼里，充满了难以言说的趣味。日后在西湖边的寺院里，叔同一见到出家人的生活便生欢喜，其中或许也隐藏着儿时记忆的苏醒。

二、唯母是慈兄当父

挚爱慈母

李叔同生母王凤玲，1860年生，原是丫环，1879年被筱楼

公收为三姨太，1880 年生下李叔同。

王夫人识文断字，略通诗词。她和筱楼公一样笃信佛教，在叔同少年成长的路上，把所有的慈爱给予了叔同，还有李家。

筱楼公仙逝后，李叔同母子因诸多原因受到大家庭排挤而变得沉默寡言，但王夫人仍以谨学礼仪教化叔同，并教他名诗格言。自叔同 6 岁开始，王夫人遵叔同二哥文熙之意，共同教化其各种家规。自此，叔同逐渐懂得爱粮惜福。

李叔同少年时期因诸多因素而有些异端地特立独行，但他只唯母命是从。18 岁时，叔同奉母命与天津卫芥园俞家茶庄的茶商之女俞氏成婚。19 岁时，因支持“戊戌变法”被疑康梁之党，奉母命携家眷南迁上海。其间，叔同风流曲艺、潇洒酒妓、广结名士、大兴新学、名作风行，王夫人则三从四德，鞠躬尽瘁。

1905 年农历二月，李叔同已经在大上海展露才情风华的时候，王夫人逝世，年仅 45 岁，那是李叔同一生的最大悲哀。李叔同后来言，母亲病危在床上的时候，他独自一人外出买棺材，回来的时候，已经不能和母亲作最后的诀别了。

对李叔同来说，母亲去世的哀痛远甚于父亲筱楼公的辞世。他本在缺少父爱的阴影下长大成人，大家庭表面的热闹无法消除他内心深处的孤独。在叔同的成长岁月里，他潜意识地认为他和母亲相依为命，能与他一同分担这种孤独感的只有自己的母亲。叔同一直认为母亲的一生是凄苦的，妾身早寡又受到家族排挤。若干年后，李叔同回想起母亲，依然哽咽地说：“我的母亲——生母，很苦。”

李叔同悲痛欲绝中亲扶灵柩从上海回到天津，他要自己的母亲堂堂正正地在李家得到应有的地位和名誉。但是李家家族中有举丧时外戚不得入堂室的规矩，李叔同与二哥文熙大闹一场后，才争取把王夫人的灵柩安放在李家大院接官厅正中央。慈母去也，李叔同痛苦、绝望、凄楚、悲哀。他埋掉了李文

涛，刷去了李成蹊的别号，更名李哀，字哀公，并破除旧习，举行新式追悼会，在母亲的葬礼上弹奏钢琴，长歌当哭。

松柏兮翠蕤，凉风生德闾。母胡弃儿辈，长逝竟不归？

儿寒谁复恤，儿饥谁复思？哀哀复哀哀，魂兮归乎来。

——《哀辞》

李叔同于1918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皈依三宝，同年七月十三日正式剃度落发。他在《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》一文中说：“二月初那天是我母亲的忌日，于是我就先于两天以前到虎跑去，在那边诵了三天的《地藏经》，为我的母亲回向。”他还在此前作了歌曲《梦》，以表达对母亲深深的爱和悼念。

哀游子茕茕其无依兮，

在天之涯。

惟长夜漫漫而独寐兮，

时恍惚以魂驰。

萝偃卧摇篮以啼笑兮，

似婴儿时。

母食我甘酪兴粉饵兮，

父衣我以彩衣。

月落乌啼，梦影依稀，

往事知不知？

汨半生哀乐之长逝兮，

感亲之恩其永垂。

哀游子怆怆而自怜兮，

吊形影悲。

惟长夜漫漫而独寐兮，

时恍惚以魂驰。

梦挥泪出门辞父母兮，

叹生别离。

父语我眠食宜珍重兮，

母语我以早归。

月落乌啼，梦影依稀，

往事知不知？

汨半生哀乐之长逝兮，

感亲之恩其永垂。

母亲的去世所带来的巨大伤痛被深深隐藏在内心深处，李叔同似乎再也不愿意去触及它。除了类似的几首哀歌之外，母亲这一主题从此没在他的作品里出现过。

至亲父走，至爱母去。此后，李叔同了然了所有的牵挂羁绊，东渡游学去了日本。

兄长当父

李叔同二哥文熙，字桐冈，是筱楼公侧室所生之子，中过秀才。李文熙自幼体弱，于医于药时有接触，对于医道渐生兴趣，30岁后正式习医。他在医学方面颇有天赋，用力又勤，不久之后，医术便渐有名声。后来李家家道中落，钱庄盐铺皆难以为继之时，文熙便索性转业从医，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中医。据说他年过半百的时候，还曾拜一位青年为师学习西医，试图贯通中西医术，甚至于还特地为此学过英语和拉丁语。

对于李叔同而言，这位比他年长十二岁、克己谨学平时不苟言笑的二哥，与其说是一位兄长，倒不如说是一位古板严谨的长辈，是他童年至青年成长时期真正的监护人。文熙尊筱楼公之遗愿接管李家，俨然父风作为，广慈达善亦持续家规家风。在叔同五六岁时，便令王夫人配合以家学教化之。学习书法，读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等启蒙书，后习《百孝图》《返性篇》《玉历钞传》《格言联璧》等孝悌伦常和处世格言，不久又让他开始攻读昭明太子的《文选》。叔同很快即能琅琅成诵，在记忆力和理解力方面表现出优异的禀赋。叔同八九岁